



关东胡匪传

关东胡匪传

之 一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关东胡匪传 之一

中国曲艺家协会吉林分会 编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2.5
吉林市文联书刊发行部发行 字数254,000 插页 2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10227 · 099

定价: 2.40元

目 录

- 1 吴大帅别传.....海客 瀛洲
- 219 林海泉匪座山雕.....白血
- 313 许大马棒外传.....马金萍
-

吴大帅别传

一、本是辽河牧马人

名闻中外的原东北军阀之一的吴俊升，也曾有过一百八十天的土匪生涯。但由于他步入军旅，屡得提升，先后登上洮辽镇守使、郑家屯巡防后路统领、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宝座，便竭力把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抹煞了。

然而，他留在松辽平原上的每一个足迹，都无情地载入广大人民的言传史册之中。

吴俊升，号兴权，清朝同治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，生于奉天省昌图县兴隆沟村，祖籍山东省历城县。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奉天省郑家屯（即今吉林省双辽县）郊外落户。

父吴玉、母李氏。因家境贫寒，九岁时便给当地富户王

大店家放马，一年只有二两白银的薄薪。在斗米千钱的年代，这点钱是难以糊口的。

吴俊升天生的舌大、说话“呜呜”的，半天方能成言，所以孩子们都叫他“吴大舌头”，直到今天，许多年老的人，只知道有个东北督军吴大舌头，而不知其姓字名谁。

王大店是郑家屯一带数一数二的首富，家里气魄极大，牛羊满厩，骡马成群，占地千顷，高宅大院。吴俊升一进了王大店的家门，便和牲畜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整天和骡马打交道，所以他深悉马性。

别看吴俊升长相丑陋，个子矮矮的，脑袋大大的，走路扭扭的，说话呜呜的，但人却聪明机灵，干活又勤快，人缘也不错。所以大伙总爱拿他开心解闷，听他那大舌唧唧的白话几段，他倒觉得挺有兴趣。时不时地还唱上两口蹦蹦戏，尤其是三国的段子，他既爱学，又爱唱。唱唱可不“呜呜”的，还有点儿板眼哩，因而经常有些长工、杂工、猪倌、牛倌、羊倌围在他身边享受点儿土文艺，消愁解乏。

吴俊升自小就好脸，他无冬历夏只有一套槛褛衣衫，每每到河边涮洗，为了避开过往行人，缩身蹲在河里，只露个大脑袋和肩膀头儿，等衣服晒干，才能上岸穿好衣服回到王大店家中。

有一次东家骑马从辽河边经过，见河里有百十多匹马，十五、六岁的小马倌正站在河里给马逐个洗澡。他想：这小马倌儿可真勤劲儿，这么多的马，要通洗一遍，少说也得一整天儿。于是在马上问道：“喂，小马倌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吴俊升抬头看看是东家，忙着擦了把汗，恭敬的回答：

“呜呜，回老爷，奴才叫吴俊升。”

“嗯，名字起得不错，十几啦？”

“呜呜，回老爷，奴才十六了。”

“你很勤快。”东家见他衣衫很破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：“过几天到我房里来一趟，给你做身衣服，好过端午节呀！”说罢扬鞭打马走了，身后还传来“呜呜，谢谢老爷……”含混不清的话音。

吴俊升傍晚把马赶回王大店家的马厩，便又去岳铁炉求岳铁匠教他拳脚功夫。他平时从说书人那里听到过全本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，非常羡慕书中的那些英雄人物，所以他幼小的心灵里隐隐约约有一个似乎不能实现的理想：练一身好武艺，驰骋疆场，争做一个大将军。尽管这种思想的萌发常常为自己所否定，但一看见有会点拳脚功夫的，便由羡慕到求教。

岳铁匠年轻时曾经拜过师，学过艺，想以武戍边，挣个小小的前程，然而清政府日趋腐败，贪官污吏当权，不花点银子能跻身于军旅之中吗？于是便迁居郑家屯，开了个铁匠炉。然而既练成武艺，便又一时丢不开，每天的习惯还是早起打两趟长拳，舞一通枪棒。不料为吴俊升发现，便一个头磕下去，非拜师父不可。无奈何，只有收了这么个大头矮子徒弟。

因为吴俊升聪颖好学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竟然练成一套三十六招七十二式的长拳及潭腿功夫。岳铁匠不由暗暗佩服这个其貌不扬的徒弟，想不到他有这么强的领悟能力！当然也为教出这样一个好徒弟，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这比他锻打

一把兵器可珍贵到不知多少倍。但是他想到自己含辛茹苦的三年习武生活，又不由心冷如冰。他爱抚地摸着吴俊升的宽脑门，叹道：“兴权，可惜你学这一身玩艺儿，没有用武之地呀！”

“呜呜，学点东西总会有用的。”吴俊升虽然觉得师父的话有些道理，但他还是顺着自己的志向去想问题。

这天吃过晚饭，忽然想起东家要送他一套衣服的事来，于是把自己洗过的破衣衫整理整理，跨进东家的大院。刚欲奔上房走去，却被管家一把扯住了：“小升子，到这干什么？”

“呜呜，是东家前天叫我来的。”

“明天吧？现在东家正在屋里闹心呢！”

吴俊升好奇地问：“陈大叔，咱东家遇着什么别扭事啦？”

“噫！跟你说也没用，是为了一张请帖……”

“呜呜，有人下请帖，那是好事儿呀，何必闹心呢？”

管家见他说话天真幼稚，有些不耐烦地训斥道：“你就会放马，屁事不懂；难道有人请，就都是好事吗？”

吴俊升从管家话里听出点意思来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呜呜，莫非有人摆鸿门宴咋的？”

陈管家一愣：呀！这小子还真懂点历史典故哩，于是把他另眼看待，并将事情和盘托出：“这回让你小子猜对了！这请帖是东家的死对头阎万财派人送来的。当年，为跑马占荒，两家打得不可开交。虽然动过说人经过官，结果是老陈醋，越酿越酸。纷争累起、衅事不停，常常以兵刃相见，闹得个两败俱伤。这两年尽管表面上息事宁人，但心里头都憋着一股火，以待时机发泄。今儿个儿阎万财突然派人来请东家赴

宴，你道这老贼是何居心？东家能不烦躁吗？去吧，明知宴无好宴，酒无好酒，凶多吉少，料难生还；不去，又觉得失了面子，怕人家说是胆小鬼，让阎万财给吓破胆了。咱家的炮手回关里探亲还没回来，连个保镖的都没有。咳！你说叫人愁不愁吧？”

吴俊升听到这里，冲陈管家嘿嘿一笑，呜呜道：“这样的话，我更得进去关照关照！”

管家一把没扯住，吴俊升象个小兔子似的钻了进去。

东家正在屋里愁眉不展地背手低头来回踱着方步，突然见吴俊升闯了进来，才猛想起答应给他换套衣衫的事儿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吴俊升倒匆匆请了个安，单刀直入地说：

“老爷！让奴才陪你老去吧，量他不敢把你老怎样！”

东家被他横崩格子一炮给打懵了，疑惑地问：“什么敢不敢的？……”

吴俊升道：“就是奴才陪老爷去阎万财家赴宴哪，量他不敢动老爷一根毫毛！”

“啊？！”东家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个身高刚及五尺、一个小细脖支个大脑袋的娃子，心中百感交集，这孩子干活肯出力，对主人又忠心，难得呀难得！但是这次赴宴乃是去闯虎穴龙潭，光有忠心是没用的，而要有真功夫、硬本事才行啊。

“老爷，您老别犹豫了……”

“不是犹豫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能当做儿戏……你小小年纪，忠心可嘉，但是……”

“老爷，你老怕奴才对付不了阎家恶犬吗？”

“对！阎万财这几年收罗好几个会把式的，听说都会个

三拳两脚的，你去了岂不是飞蛾投火——自去送死？”

“呜呜，老爷，我才不是在你老面前说大话，阖家的几条看门狗算不上人物，只不过是聋子耳朵——摆饰。”

“嘿嘿！”东家觉得他说话不着边际，不由暗笑两声，随后说道：“小升子，你有什么本事呀，敢把话说得这么大？”

吴俊升心想：要不给老头子露两手，他也不会信我的功夫啊，于是又呜呜道：“老爷，你老要是信不实，奴才便当面献丑，露上一手。”说着，扬起右掌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把八仙桌子劈下一个角来！

“呀！”东家不由惊诧道：“好小子，有功夫！咱们就去赴宴！”

二、铁掌毙牛险化夷

阎万财料定王大店不敢前来赴宴，所以非但没准备宴席，而且还把管家、护院叫到一起，让他们出去到处散风，说王大店叫他给镇住了，并派人把多年有争议的西甸子占过来，立上界石，辟为牧场。

他正在屋里打着如意算盘，突然门上来报：“告老爷知道，王大店来赴宴了！”

“啊?!”阎万财腾地从太师椅上跳起，面色惊慌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”他掂着几根稀疏的黄胡子问看门的：“他带多少人来?”

“只有一个书童。”

“啊哈哈!”阎万财一块石头落地，不由得意地大笑不止：“真是肥猪进屠户——自来送死!”

他擎着水烟袋，迈着四方步，放着八楞屁，孤高自傲地走出上房。后面跟着管家、护院。

吴俊升见阎万财大摇大摆的傲慢劲儿，全没把他东家放在眼里，这岂不公然污辱主人的人格么？于是决定先发制人，给他露一手功夫，打打阎万财的傲气。你看他一个小翻儿从马背上跃下，随后来到东家跟前接缰绳，冲马说声：“趴下!”那马便应声乖乖地趴下，这一招不但使阎万财羡慕，王大店也觉得怪体面的。

他下得马来，不卑不亢地一抱拳道：“脚力不佳，让贤弟久等了，实在抱歉！”

这一来，闹得阎万财手忙脚乱，举止无措，只好也一抱拳道：“我还以为老兄不赏面子呢，请！”

阎万财对王大店倒不防范，而对吴俊升却有点忌讳，方才马上的漂亮小翻，驯马的派头，使他不小瞧。他知道：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说不定这大脑袋、小个子还有几手呢。况且今天吴俊升全身焕然一新：上穿鱼蓝布褂、下穿海青单裤、紧系着裤脚儿，足登一双薄底万里式布鞋，显得精神、威武。常言说人是衣服马是鞍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何况今天他以东家的亲随身份出现，便把派头拿足，架势摆够，更透出他的不同凡响。

阎万财陪同王大店进了上房，分宾主落座，早有丫环献上茶来。吴俊升侍立于王大店身旁，冷静观察着阎万财的举动及屋内外的动静。

阎万财冲佣人使个眼色道：“给王东家点烟。”

佣人会意，故意点不着烟，王大店干巴哒嘴，不冒烟，阎万财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吴俊升看出阎万财意在出主人的洋相，于是闪身出去，到伙房夹一块通红的木火炭来，把裤子往上一撸，脚往椅子上一蹬，把火炭放在腿上，说道：

“老爷，他家这烟药火，来，在这点烟方便、省事儿！”

阎万财被吴俊升这一手吓愣了，只见那火炭在吴俊升腿上吱吱啦啦冒白烟，滴滴哒哒淌黄油，不由心里直抽。可是吴俊升呢，眉不皱，声不哼，笑容可掬，若无其事，就象没

烧他的肉一样。

这一招儿果然奏效，阎万财急忙站起身来，皮笑肉不笑地陪礼道：“这怎么说的！”并把佣人呵斥几句，亲自为王大店点烟。真是弄巧不成反为拙。

王大店此时心里很是坦然，心里暗佩服吴俊升这小子真有钢条，是个硬汉子，将来一定提拔他，做一个贴身保镖。

阎万财虽然输了一局，但心里还在核计：王大店带来这个大头娃娃，虽然身体灵便，善于驯马，并且有硬钢条，但论力气、论拳脚恐怕就不是他那几个护院的对手了。

他家的三个护院，确实都有一手本事。一个是从葛根庙请来的蒙古摔跤手；一个是从洮南请来的跑江湖的武把式；一个是从奉天请来的京戏班里武场面的人物。这三个人的功夫，在阎万财看来，虽不能说打遍关东无敌手，至少在郑家屯这一带还可以称王称霸吧？

因为手里有了这三张王牌，他才敢请王大店来赴宴，借此为名，让三名护院出手挟制于他，倘若他能让出西大甸来还则罢了，不然就将王大店当场毙命，往东辽河里一沉，花上点儿银子在县里一走动，下不敢告，上亦不能来究，待以后慢慢蚕食，将王大店的地产渐渐占为己有，便可独霸一方，看哪个还敢太岁头上动土、老虎口里拔牙？

他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但是没曾想王大店竟然在哪掏弄到这么一个大头娃娃来，想必是有两招子，不然也不敢跨进我阎万财的大院，俗话说：没有弯弯肚，谁敢吞镰刀头哇？

为了慎重，阎万财先不亮出牌底，不妨试试这个大头娃娃有多大力气，多大能耐，然后再动用三张王牌不迟，这叫

做后发制人。

阎万财想到这里便冲佣人使个眼色道：“去问问管家，席成了没有？”

佣人会意应了声：“奴才就去。”不多时管家进来了。

“管家，席成上没有？还差着什么呀？”

管家不太理解东家的意思，含混的答道：“还没哪……”

阎万财佯装愠怒道：“怎么这般慢待客人？”

管家道：“老爷，你来一下，跟你请示个事儿。”

阎万财随他到了门外，把他的主意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，并吩咐管家把三位护院安排在院心，待机行事。不一时回到屋里，非常遗憾地说道：“抱歉得很哪，老兄。管家方才来说，早晨杀的牛，发现有痘，不能吃了，看来烤全牛这道菜就上不来了，还得请老兄多包涵哪！”

王大店笑道：“你我非一日之交，今日相见，意在谈心，岂在乎烤全牛么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阎万财坚持道：“老兄亲临寒舍，顿使蓬壁生辉，怎好慢待？全牛一定要烤的……”他沉吟一会儿道：“我已经派人去请屠户了，请老兄再候几时。”

吴俊升是何等的机灵，听阎万财的话外之音是要考较一下他的臂力和胆量啊，于是谦恭道：“阎老爷，如果你实在要烤全牛的话……”

“当然！当然！”阎万财见吴俊升咬钩，便紧拉住不放道：“我家的规矩，凡有上宾到府，无烤全牛不成席。”

吴俊升道：“奴才不才，愿为老爷效力，这牛我宰了！”
阎万财故作惊讶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竟然敢杀大牛？”

吴俊升脸子一冷，厉声道：“慢说宰牛，”他“嚓”地拔出匕首一掂：“若是逼急了，人也敢杀！”

厉言匕首，在阎万财心上一颤，直觉得脊梁骨上冒凉风，半晌才吞吞吐吐道：“那么……就屈尊大驾了！”

阎万财前边带路，王大店、吴俊升随后跟了出来。

管家早命牛倌从圈里选了一条又高大又壮实的牯牛，牵到院心。

这头牛果然凶猛骠悍，长约八尺、高及人头，腿似树干，蹄如海碗，两只月牙弯的犄角，象绞锥似地竖立起来，睁着眼睛，大有寻敌拼斗之势。

王大店心里不太托底，暗道：这么一只大牯牛，恐怕吴俊升对付不了！

这时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风雨不透，那三个护院站在圈里，双臂抱拢，要看看这个大头娃娃有何本事，能杀得这头凶猛的大牯牛。

吴俊升接过缰绳，把牛牵动几步，绕场转了一圈儿。

围观的人见吴俊升个子不高，小细脖子挑个大脑袋，连黄嘴丫子还没褪净呢，竟不知天高地厚，要宰这条大牯牛？真是蚍蜉撼大树，谈何容易？这小孩子也太不自量力啦：要宰这么壮的大牯牛非有四、五个内行壮汉才行，他不是拿鸡蛋硬往石头上碰吗？

这时佣人已把一把钝刀递了过来。

吴俊升摆摆手道：“宰这么个小畜牲，还用得着刀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非但阎万财及三个护院与围观众人一惊，王大店更是惊慌不已，暗道：小升子！你怎么这么不知道深浅？



用刀能杀死这么一条大牯牛，那就算你的本事了，为何连刀都不用？未免太狂妄了！于是向他暗递眼色。

可是吴俊升只当没见，毫不理睬，还继续夸口道：“我十岁那年放牛，用碗碴就把东家的一头牛给宰了烤吃了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宰牛有个诀窍，根本连碗碴都不用，你们看我给大家表演一下。”说着把牛牵到场中，把缰绳握短，双腿一叉，忽地扬起右手，冲大牯牛脑门儿叭地一掌，但听“咔嚓”一声响亮，大牯牛连叫都没叫出一声来，脑瓜子便七裂八瓣地喷出血浆，倒地不动了。

只吓得众人目瞪口呆，舌头伸出来，缩不回去，暗暗吃惊道：“这杀牛不用刀的招法太神了！”

吴俊升在条桌帘布上擦了擦手，向王大店道：“老爷，你看这头牛还有痘！”说罢，牵过马来：“老爷，咱们改日再来吃烤全牛吧！”

没等王大店反应过来，他已将东家搁上马背，也不知他对马说了几句什么暗语，那马便四蹄蹬开，跑向归途。

吴俊升跨上马，回身冲阎万财一抱拳：“呜呜，后会有期！去串门啊！”

两匹马一前一后，越跑越远。

阎万财长叹一声道：“望尘莫及呀！”